

散曲叢刊
第十五種

曲

諧

冊四

卷之四

四

曲諧卷四

江都任訥中敏

陸廣明自壽曲

明徐樹丕識小錄云。陸無界。名廣明。號青章。陸尚寶五湖之孫。文學成湖之子。工筆札。多才藝。臨書能亂真。吳中假古董。多出其手。寫祝京兆尤當行。雖其人非高品。而不可泯沒也。有七十自壽詞。亦足見其生平矣。其詞乃南呂一枝花套曲。梁州云。「我是個有兒孫。孤獨鰥夫。我是個沒錢財。五陵豪客。我是個白鬚黃髮。維摩詰。荷芟衣裳。竹皮巾。幘翰墨躬耕。詩書心織。端守著半畝蓬蒿。近似他山靈窟宅。端愛著半甕鹽醢。勝似他瓊漿玉液。覺來時聽一曲樵歌漁笛。倦來時看幾卷稗官野史。興來時畫一幅雲林竹石。

車塵馬迹休污我苔階。翠色無辱。無榮匪朝。伊夕。讀此詞。其人又何嘗不高。又尾云「怪的是。鬧茸茸。龍沙鶴浦。排瑤席。怕的是。熱騰騰。峨冠博帶。誇通籍。一任伊。滄桑變易者麼。恁跨海的牙籌。遍街的銅狄。總不如俺暗記梅花爲曆日。」則人品詞格。並臻超妙。絕不似造僞詐世之流也。文字欺人有如此者。

納書楹譜散曲

葉懷庭納書楹譜。以有北西廂者爲善。常本四集者。乃初刻本。板式簡。時人以爲不便。葉乃增訂重刻。而益以北西廂。古人於傳世之業。曾不肯一毫苟且矣。譜中所載時劇散套。除見綴白裘者外。尚多不能詳其出處。可見明以來曲本。當時所資採錄。今已不傳者。殆不可勝計也。前文偶因他書之所同載。曾附見。

一二此外尚多奇俊之作。爲再補誌如次。

正集中所謂兀的不仙呂疊字錦套。乃寫北人之賞胡妓也。鐵冠圖劇夜樂齣中。曾借用之。葉氏謂此套不知來自何處。幽豔蒼涼。得未曾有。今按其文。頗飛舞奇肆。讀其首調。已可略見。一兀的不快活殺人也。麼。嗟。女娘行折抹的多。俊雅嬌嬌。一會兒好令著。咱心坎裏滾來。一盞熱水茶。癢又癢。雞皮鼓斷送咱。愛又愛。鷹子搗輸了。他盼不上你的助情花。嗟。屈指數嬌名。一個兒紅。一個兒紫。一個兒青。一個兒綠。湊著俺黑黢黢的裴。別駕兀的不樂殺人。也麼冤家。一羣妓之中。插一丑漢。乃覺口眼手足俱無是處。粉墨未調而已。搬演如對矣。

續集有柳飛一章。其高宮正宮合套內塞鴻秋云。一

赤緊的那楚陽臺峻險似連雲棧武陵溪間隔著東洋岸他將那錦迴文合歡帶皆揪綻繡香囊同心結都拆散揉損了並頭花斫斷了連枝幹恨不得遶池塘摔碎了鴛鴦彈一驅遣如意裝點飽滿望而知爲元人伎倆也

外集時劇中有曰小妹子者全用小曲文字極談詭而出語真樸自有別趣首調云「小妹子夜夜守空房須信道有情都是謊手中空有千條線繫不住蛋兒般薄倖郎」薄倖無行以蛋爲狀雖元曲中亦未見此妙喻可云新采劇末附掛枝兒云「來也罷去也罷你就是不來也罷哎呀離得多會得少也不是個長法今日三明日四虛名兒牽掛不相識自不煩惱我如今越想你倒越害怕著甚麼的來由也哥呀

我把真心兒來換你的假。一爽利流轉真有并翦哀
梨之快。

閨怨柳穿魚一套次曲以下皆無調名。柳穿魚後段
云「梨花夜雨寒孤燈兒睡不安柔腸一寸倒有萬
千段」致語也。

借靴一劇乃梆子腔次章云「俺只見門壁上滴溜
溜的喜蛛垂忽喇喇的信風吹竈中烟火起柴灰燈
花報喜燕子啣泥喳喳的喜鵲兒在枝頭上戲我就
呷嚏呷嚏一連打了二三十你就是耍腦漿把悶棍
敲要鮮血把鋼刀刺一任你剖腹剜心萬剛凌遲唬
唬得我戰戰兢兢戰戰兢兢如醉如癡你把借借靴
兩字輕提起」一靴之微何至言重如此讀之令人
失笑特此雖文人形容之過而昔時社會或者確有

此習慣確有此心理也。文字極反跌之能。又頗繪聲繪影。因憶馬東籬有借馬耍孩兒套七煞云「懶習習牽下槽。意遲遲背後隨。氣忿忿懶把鞍來備。我沉吟了半晌。語不語不曉事。人知不知。你又不是不精細。道不得他人弓。莫挽他人馬。休騎」一煞云「早晨間借與他。日平西盼望你。倚門專等來家內。柔腸寸寸因他斷。側耳頻頻聽你嘶。道一聲好去。早兩淚雙垂」一夫駿足千里。主人相倚爲命。愛護情深。不爲過也。顧靴何有哉。

琵琶詞散曲五枝。惟首調詠昭君出塞。餘皆情詞也。雪裏梅云「天生下一個妙人兒。誰人不愛。冤家惟有你的情性。意兒乖。反教人狠把相思害。害得病在牀。身起又不得來。時日又不得快。海角天涯。海角天。

涯下的。這般狠來下的。這般狠來下的。這般反。」最爲纏綿有致。而又吐屬入妙。

打花鼓時劇。皆猥鄙調謔詞多。乃中有駐雲飛云。「繡罷窗紗閑步園林。看晚霞雨過苔痕滑。濕透凌波襪。嗟採遍了鳳仙花。摘來盈把。未搗金盆已紅上。纖纖甲未須到銀漢。西流月半斜。」鬆菴嫵媚如出水芙蓉。不知何以麝在泥淖之中。

統觀各集時劇散套中。多隨意爲長短句。無一定牌名格律。而懷庭各爲訂譜。如思凡拾金等劇。人人所知者。固非純粹崑腔也。意者歸玄恭之萬古愁曲。作者隨筆製腔。後人隨腔製譜者。殆亦此類歟。特曲以有樂可協者爲貴。南北曲之主樂。端在大成譜一書中。若按詞小爲變化。合各字之清濁陰陽者。今日已

鮮得解人。則基本無譜。而欲斟酌於崑弋亂彈梆子之間。以副詞成樂者。恐今日更無如許之懷庭居士矣。是隨意製腔。不拘舊調。偶然筆墨爲快。則可。若必欲附於前人著作之例。除非先能自訂其譜也。

懷庭深惡臧晉叔之刪改臨川四夢。甚且謂爲孟浪。漢文律曲律。皆非所知。因斷其百種之選。必亦多所塗乙。不知埋沒元人許多佳曲。譜中於元劇能得元本者。必據原本。然觀其每卷目後所疏。則惟昊天塔。漁樵記。兩種據元本。餘皆未能。元本傳世之少。清初業已如是。可爲浩歎矣。譜中元劇。尚有蓮花寶筏一種。所謂北錢一套。他書有標爲慈悲願者。有以爲卽朱佐朝撰蓮花筏者。懷庭則明謂北錢氣盛辭雄的。係元人手筆。惜爲俗伶所刪。未見原本。姑爲酌定云。

云。倘其文果出朱氏等書。則諸書皆成於明清之際。距懷庭時未遠。何至原本難見。有如元劇乎。惟元劇名目中。從未有所謂蓮花寶筏。而綴白裘所載賓白。又繁縟不類元劇。猶待尋考也。又補遺譜內有曇花閣如意珠。三國志等傳奇。俱未詳其作者與時代。

虎囊彈

近人小說叢話中。謂邱雪嶼之虎囊彈傳奇。散見諸書。如石頭記綴白裘者。只山門一齣。蓋演水滸中魯智深大鬧五臺事。清人兩韭菴筆記曰。曾於某處觀演全本。然曲文未覩也。數年來遍求國中。竟不可得。豈其流落人間者。僅存此片鱗隻爪歟。雖然。珍其鱗爪。亦終勝湮沒不聞云云。並錄齣中之尤佳者。寄生草曰。一漫搵英雄淚。相辭乞士家。謝您個慈悲剃度。

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裏討烟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而依綴白裘改次句爲相離處士家。殆未解乞士之意也。懷庭云。乞士卽比丘之華言。謂內乞法資心。外乞食資身也。又梁蒞林浪跡續談曰。有優人以牙牌呈請點戲者。中有三門一齣。客詰之。優人曰。此卽魯智深醉酒耳。坐中客皆大笑曰。何以誤山門爲三門。余解之曰。此殆非誤也。釋氏要覽云。寺宇開三門者。佛地註云。謂空門。無相門。無作門。故云三門。然則作山門者。轉誤。特非優人所能見及耳。然山門亦自有出處。高僧傳云。支遁于石城山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蘇文忠公留佛印玉帶于金山。亦有永鎮山門語云云。按葉梁兩家之說。同引釋典。爲曲苑中。

鮮見之考據也。故綴錄之。虎囊彈全劇演智深殺人。趙員外遣之入五臺爲僧。因此已反繫獄。趙妻求救於其父金。金爲請於縣令。時適有彈丸神手在側。令謂金能受三彈。當允所請。金受三彈而無傷。令遂釋趙。故有虎囊彈之名云。

雪樵居士一半兒

雪樵居士青溪風雨錄曰。某姬患瘧。寒熱方消。而情殊困頓。遣侍兒索一半兒曲。因過妝閣。爲填秦淮雜曲十段。甫脫稿。催付院中老曲師。誦讀數過。卽拍板高歌。歌罷。而姬神情稍暢。因笑謂曰。藥頗對症。異日酬儀。慎毋草草也。茲按其詞。殊蕪雜。當叶上聲者多叶去。音響全戾。惟末調云。一翻來新曲。解人頤。自己傷心訴與誰。試把親朋數一回。暗攢眉。一半兒衰翁。

一半兒鬼。一尋常景況。一經道著。引人之同感不少。

唾窗絨二

唾窗絨一名。人皆知爲沈青門曲集。而未知明代乃另有一本。錢希言遼邸紀聞云。遼王雅工詩賦。尤嗜宮商。其自製小詞。豔曲。雜劇傳奇。最稱獨步。有春風十調。唾窗絨。誤歸期。玉闌干。金兒弄丸記。皆極婉麗才情。後安置鳳陽。又編撰賣花聲諸調。數百闕。流傳江表。含思悽楚。不減南唐後主春意闌珊。至今章華臺前老妓。半是流落宮人。猶能彈出箏篴弦上。一曲伊州淚。萬行也。所謂誤歸期。玉闌干。弄丸記。乃雜劇傳奇。而春風十調。與唾窗絨當是散曲。千頃堂書目僅列遼簡王蓮詞二卷。十調諸名皆未及。則其書之存佚。可以想矣。按安置鳳陽者名恩鑑。簡王植之曾

孫也。

朱應辰淮海新聲

明朱應辰淮海新聲。萬曆以前刊本不可得。嘉慶間有詹湘亭校訂本。謂其曲文用意深厚。猶是元人之舊。非明末人刻畫盡致者比。吳敏道序曰。淮海先生才情雋麗。襟素高閑。張錦幄以坐花。清哇緩乎六引。飛瓊觴而醉月。妍節凌乎七盤。摘毫則思逐紫雲。握板則音翻白雪。遂使漢陂却步。枝山斂容。云云。今按其詞。鳳頭豹尾。法度猶元。而嚼徵含商。已傷斂束。元人於刻畫盡致中見深厚。不盡致卽無以爲曲。蓋刻畫在辭。深厚在意。明曲之嫌。正在未能盡致耳。湘亭所論。殆未著實。至若漢陂枝山。原不足盛稱。敏道所擬。亦狃於時尚也。新聲於長套之前。每具七絕一首。

作引。卽以末句數字。用入曲調起拍中。仿佛宋詞調笑轉踏之製。殊非曲家本色。首篇楚狂歌。縱橫今古。先玄恭萬古愁而發。有黃鶯兒云。一河漢與江沱。有凡魚不釣。他從來只說滄溟大。探驪珠的太阿。下珊瑚的網羅。把靈黿掣起。三山墮。這生活。只有姜牙老子。曾試渭陽坡。可見其狂矣。啄木兒起云。一那巢由可笑。他把天下將來當甚麼。一聲響。殊鏗鏘。惜全闕無以副之。又有題菊黃鶯兒云。一雙朵。帶人嬌。兩相看也。臉暈潮。晚粧羞向銀釭照。一箇雲堆翠翹。一箇風軟紫腰。似楊妃挽住了。西施笑對妖嬈。生香活色。見影已魂消。一似楊妃句。可謂盡致矣。朱字拱之一字振之。累舉不第。貢入太學。能爲詩。曰逍遙館集。

朱氏新聲後。附其甥射陂蕪城詞。有畫眉序云。一花。

月可憐。宵回首。風江欲上潮。聽竹西歌吹。猛憶前朝。
隋隄外。一抹山光。夜市裏。雙聲水。調纏腰。爭打迷樓。
過滿樓。紅袖相招。此所寫並非當時情況。特于前
朝之回憶耳。噫。柳隄迹杳。水調聲沉。潮咽風江。花憐
月夜。今日之蕪城。殆愈不堪回首矣。珠簾十里。紅袖
滿樓。于隔岸山光。依然嫵媚之中。顧猶能意想其一
二歟。

紅香仙子凡作

所藏新聲本之後頁。不知誰寫兩詞云。一浙零零。這
一座芭蕉老碧。沉沉那一抹紗窗。杳慘離離。又一陣
哀鴻攪思量。往事漸漸都非了。不甘心。小軸兒畫蛾
眉。蟲也欺人。珠網重重罩。展長天。難打這相思稿。
拂濃雲。怎覓那傳書鳥。闌重泉也種不出。忘憂草。酒